

心心相拥系列



无论恬淡或灿烂 幸福或苦涩
韶光总会不停地消逝 情爱亦不停地滋长

冷冬寒梅



台 夏依依 湾



冷冬寒梅

夏依依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虹

封面设计：黄玲

心心相拥系列

冷冬寒梅

作者：夏依依(台湾)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

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

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04-03183-O/A·542

定价：9.80元

序 幕

命运的安排，总有它不可解的无奈。而她，便沉沦在这种难以挣脱的无奈里。

初次与他相见的那一年，她年方荏弱。懵懂无知的童年，合该是女孩子一生中最纯净无疵的阶段，一迤儿以为天地等同于她那方小小的家，母亲和父亲犹如捍卫着南天门的兵将，紧守阵线，不让丑恶和伤痛、秘密和流言跨越雷池一步。

然而，天兵天将终究敌不过天帝的玄法。于是，天爷安排她遇见他。

那一年，恺梅六岁。

造成命运产生误差的转折点，是发生在她生日过后的第二个月。十二月底，人间即将僵凝成冰涩的季节。

恺梅无法理解一大早被妈咪叫醒的原因。等她真正从困乏的感觉中清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穿着一色玄黑的小洋装，茫然的站立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。

扩音器中回扬着悠悠的乐音，她听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大花园的前方承搭了一座怪模怪样的棚子，大人走进棚子里，再折回头出来时，鼻子和眼睛都是红红的，好像她昨天被胡椒呛到的表情。

“妈妈，人家要回家。”除开胆怯，恺梅也感觉有几分无

心心相拥

冷聊。暮气沉沉的暗色洋装仿佛将她拉进黑夜似的，偏偏出门的时候母亲硬是不肯让她穿上父亲新买的浅蓝色裙装。

冬“安静一点。”卓巧丽不耐烦的推她一下。“待会儿忙完了，妈妈再带你回家。”

寒“林太太，你也来上香呀？”一名胖太太靠过来打招呼，笑容一现，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全挤成皱呼呼的大饼。

梅 恺梅看了就讨厌。这份憎恶感没有道理可言，全系出自于小孩子的本能。

“喂。”卓巧丽倨傲的点了点头，转身牵着她避到另一处角落。

“爸爸呢？”她捏着母亲的裙角，陌生人充斥的场合向来让她紧张。“今天是星期三，爸爸星期三都会来看梅梅啊！”

母女俩拐个弯便看到一座小凉亭，卓巧丽牵着她坐在凉亭内，瞬时与前头花园区隔成不相连的世界。

“梅梅，妈妈去找爸爸，你乖乖坐在这里等，不能乱跑哦！否则待会儿爸爸过来这里，会看不到梅梅。”

“人家也要一起去。”她的性格天生倾向于安静少言，很罕得黏缠着大人不放，可是今天的气氛太过凝异，激发她内心深处的不安。

“不行，梅梅要听话！”卓巧丽板起面孔。

她咬着下唇，怏怏不乐的拉长小脸。

“妈妈一下子就回来。”最后又叮嘱了一句，卓巧丽步下亭子，深灰色的北影消失在转角。

她坐回石凳上，难以展怀。一大早就被母亲挖起床，强套上黑黑丑丑的裙装，硬是被带来陌生的场合，然后又不准她跟着去找爸爸。讨厌！

恺梅百无聊赖的柘等了十多分钟，绿丛围绕着亭缘而生，遮掩住她半大不小的纤形。几阵窸窣窸窣的衣裾声拐进了小院区，她以为是妈咪回来了，正要探出头叫人，忽然听见陌生的谈话声。

大人们没有看见她呢！她玩心大起，绕过石椅偷偷拨开树丛，观察大人们底下都在做些什么。

“你们有没有瞧见？那个狐狸精也来了。”说话的胖太太就是刚刚向她妈咪打招呼的阿姨。“我说，这年头的骚狐狸真是越来越大胆，连姘头的老婆死了，她也好意思来拈香悼问，不怕棺材里的人死不瞑目，跳出来挖她的眼珠子。”

“对嘛！”另一位瘦不拉叽的阿姨立刻接腔。“她还把那个小贱胚也带来了。哼！生了个赔钱货也敢牵出来现世，亏得她有这个脸！”

第三个阿姨一下没出声，直到此刻才轻咳一下，加入交谈。“到底林先生生前冷家的交情不差，林太太过来拈个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”

“是唷！交情不差。”胖太太尖声细气的假笑。“这交情还真的不差，自个的丈夫合到半年，就眼巴巴姘上好朋友的户头。我看哪，冷夫人走了，最想放鞭炮庆祝的人八成就是她了。她苦等了七、八年，眼看媳妇就快熬成好命婆，冷家女主人的位置还真落入她手中了。”

恺梅蜷缩在树丛后，越躲越觉得刺激有趣，至于大人叽哩咕噜的说话内容，她听不懂的部分居多，也不怎么在乎。

“你们真的以为冷家主妇的地位容易坐吗？”瘦太太嘿嘿诡笑了几声。“别忘了冷夫人虽然撒手人寰，身后可是留着一个冷家少爷。依我看，那对狐狸精母女想

心心相拥

冷 把位子坐得安稳，还有得打拼呢！”

冬 “没错。”很少说话的太太轻叹一声。“不知道是我多心还是怎的，论年纪，冷家的男孩儿也不过才十一、二岁，可我每回见着他，总觉得浑身不自在。”

寒 “真的也。”胖太太连忙点头赞同。“别说是你，连我也有这种感觉。那小子看起来就怪里怪气的，脸上永远摆着似笑非笑的神情，一双眼直勾勾，像能瞧进人家的心里去。听说他小小年纪就很有主见，连冷先生也管不动他。”

梅 “我想是冷先生对他们母子俩心里有愧，所以才不好意思管教吧！”瘦太太朝两个同挤眉弄眼。“冷家的男孩脾气虽然古怪，人却生得俊，我家那两个女儿迷他迷得半死，一天到晚吵着我找理由上冷家拜访。”

“反正别人的家务事，咱们越少过问越好。”面目最慈善的太太摇摇头，带头走向转角。“冷先生如果聪明，就别急着将她们母女迎进六，否则……”

“我看哦！他连那个赔钱货的名字都依照冷家的辈份来命名，司马昭之心，咱们又不是眼盲心瞎，难道还看不出来。”胖太太咋咋舌头，跟在同身后离开。

“那个小女孩叫什么名字？”瘦太太殿后。

“冷先生的儿子是‘恺’字辈的，名叫‘恺群’，那个小杂种就叫‘恺梅’，两个人注定了要兄妹相称。”三个人的说话声渐行渐远。

恺梅？好巧，居然有另外一个人和她同名。她叫做林恺梅，不晓得另一位恺梅姓什么？待会儿一定要跟爸爸和妈妈说，她听到关于另一个“恺梅”的故事。

她好奇的偷瞟几眼树丛外的大人，已经远走得干干净净。

“走掉了……”窃听行动才刚刚开始有意思呢！她叹口气，无趣的转身欲回石椅上。“赫！”亭内的景象陡然骇吓住她。

石桌上，一双抖晃的长腿在脚踝处交叉，大刺刺地搁放在她正前方。长腿的主人倚坐着对面石椅，一瞬不瞬的凝盯住她。

一道强光，教她无法第一眼即辨清对方的相貌。而那道强光，并非出于有形的存在。那道光，直接进射自那双眼，那张脸，那抹嘴角眉宇间的浅洌。

光的星了进洒在她身上，凉飕飕的没有一丝温度，十二月的煞寒，起始于这人侵入凉亭的那一刻，而从此，也就淡淡的盘旋在她的命运底层。

那般幽凉的丝息——

她跌撞着倒退向窄窄的凉亭边缘，紧抿着嘴唇，一如往常觉得惶悚不安时所显露的表情。

长腿从桌面缓缓移下地面，一缕缕散放着沉默的压迫感。他直起身，噙着嘲讽的微笑，定定瞅着她。那道长身玉立的影子，魔魅般的笼罩着她的身形。恍惚间，仿佛一只无形的手揪紧了她的心脏。

左右无人，只有她与他，多么令人气沮的事实！恺梅蠕抿着轻颤的唇，忽然思忆起母亲平日叮嘱——对人要有礼貌，懂得打招呼才讨人喜欢。

“哥哥好……”怯抖的声带震荡出几个音节。

陌生男孩仍旧不出声，一迳以深沉莫测的眼凝冻她射出刺探。

他终究开口了，声音仍是毫无温度的频调，精瞳里的光催放得更加锐利刺目。

“别叫我哥哥。”

心心相拥

冷 她仿佛被广大神通制伏的精怪，畏惧无力的软靠在石椅旁，瞧着他的唇，一张一合，一合一张，喻语出冷冽的话语。

冬 “你不是我妹妹，我也永远不会是你的哥哥。”一字一字宛似咒语，也有若宣告，回荡进灵魂的最深处。

寒 她呆怔的瞧着那双眼，由这双眼，构筑成陌生者的长相，而其他部位，已不再具有实质的存在意义。

梅 “梅梅……恺群，原来你们两个都在这里。”狭小的空间突然卷入第三束音波，发自她母亲，骤听之下似乎显得仓皇，却又故做开朗无事的表情。

她仍然呆怔，一双眼眸须臾不曾离开对方。

“恺群，你没有出去给你妈上香？”这是她父亲的低沉嗓音，听起来与她母亲一样诡谲不安。“梅梅，这是哥哥哦，你有没有叫人？”

无声的宣告再一次流入她心房——我永远不会是你哥哥。

陌生男孩忽然笑了笑，敛去刺眼的光，狡黠的抬手轻触她下巴。

“梅梅，你好。”邪异笑容点亮了他的俊美。

她无法肯定人阳称呼她“妹妹”或“梅梅”。而在她能弄明白之前，他跨开长腿，举手向两位在人行了一礼，轻佻又迷炫得令人喘不过气。

然后，离去。

他的退场让她母亲吓出憋在胸坎的那口气，紧绷的神情松懈下来。她的心头，却仍绑悬着一份无法解脱的沉重。

命运的安排，总有它不可解的无奈。而她，便沉沦在这种难以挣脱的无奈里。

那一年，恺梅六岁。

第一章

多年的等待几乎耗尽母亲的耐性。终于，在她七岁生日过完不久，家里忙碌起打包装箱的动作，听说，她们即将迁搬进爸爸的大房子。

七岁的恺梅，多多少少晓事了。

深夜梦回，那双没有热度的眼眸依然紧锁着她的记忆。大半年来，母亲和父亲的斗闹意气及邻居的窃窃私语，首度在她的生命中构成意义。从玩的父母口中，她明了了“私生女”所代表的含意，也终于知道，妈咪和爸爸不像其他人的妈妈和爸爸一样，是结了婚的，虽然婚姻的意义之于她仍然相当模糊。

总之，她等待着。

自从与“哥哥”遭逢之后，性情原本就不太活泼的她更加沉潜下来，隐约等待某件事情的发生，等待某一欠的重遇。

同样是乍暖还凉时刻，一辆卡车运载着她与母亲的细软家当，前重往未来的家园——住着那双眼、那个少年的家园。

“巧丽，梅梅。”父亲站在大门口迎接她们，满脸的笑，笑出他脸容上的细纹和沧桑。

恺梅征望着父亲身后的大片庭院产业，忽然心生不

心心相拥

冷安，定定的坐在后座里，停住跳下车的步伐。

“快点下车啊！”卓巧丽不耐烦的推她的后背。

冬 “待会儿还有一大堆东西要整理，妈咪没时间陪你发呆。”

寒 “梅梅。”冷之谦察觉女儿怯生生的异，温柔的迎上前，牵她步下计程车，正式踏上冷家的地盘。“以后你们就可以和爸爸住一起了，开不开心？”

梅 “嗯。”她迟疑地点了点头，半晌才问道：“妈咪说，我有一间自己的大房间。”

冷之谦乐得呵呵笑。“非但如此，房间里还帮你准备了很多洋娃娃和熊宝宝哦。来，爸爸带你去看看。”

恺梅蹙着眉仰看父亲。她从来就不喜欢洋娃娃和狗熊布偶，爸爸干嘛为她准备那些玩意儿。

冷之谦打开大门，她又突兀的顿下脚步。独门独栋的住宅绝不会是小孩子最渴望的居所，巨大的宅邸像博物馆一般，冷冷森森的，只适合做为成年人显扬身价的装饰物。

“怎么了？”冷之谦轻讶的低头打量女儿。

“妈妈说，我以后不能姓林。”踏进这一扇门之后，仿佛某部分的她就会随之消失，再也追不回来。强烈的惶惑不安只有她自己能体会。

“你当然不能姓林啊。”冷这谦一时有点摸不着头绪。宝贝女儿怎么会想到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？

“那我应该姓什么？”恺梅微咬着下唇。

“你和爸爸一样姓冷。”冷之谦微笑着并未拿捏到小女孩微妙的心理转变。“以后你就叫做冷恺梅，而且

多了一个哥哥叫冷恺群。”

一个叫恺梅的女儿，与一个叫恺群的儿子。

原来从来就没有另外一外恺梅，一直都只有她而已。远在她能理解之前，好的命运早已成为旁人口中窃窃私语的传言。

卓巧丽冷眼旁观他们父女俩的对话，突然抢上前一步。

“喂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她拉着新婚丈夫走向不起眼的角落。

“慢着，我先带梅梅认识一下新环境。”冷之谦反手牵起妻子的手，转头走向女儿。

“不用理她了。你把她的房间位置告诉她，她自己找得到。”卓巧丽半途又把丈夫拉回去，不悦的瞥视女儿。“她打小开始，性子就像一只闷嘴葫芦，最近几个月更是不晓得撞上什么邪，整个人恍恍惚惚的，老是追问一些阴阳怪气的问题。”

“你别当着孩子的面编派她的不是。”他拗不过新婚妻子，只好唤来管家，让佣人招呼新进门的冷家小姐。

恺梅没有做太大的反抗，静默地随着佣人踏进未来的新生命。走上楼的途中，风中隐隐约约传来母亲的声明——

“我不管你怎么与你儿子沟通……总之，以后我就是这个家正式的女主人，希望他懂得尊重我……你管不动他是你的问题……你女儿和我可不想被别人看轻……”

❖ 心心相相

冷 上了楼，争论的嘶语随之遗落在她身后。

冬 “小姐，这里就是你的房间。”五旬的女管家打开二楼的第三间房门，侧了侧身子，示意她进房去。那一脸刚正不阿的严肃相貌，与故事书所描述的慈祥老太太完全是两回事。

寒 她的房间隔壁，一扇橡木厚门微掩着。

梅 “爸爸和妈咪住在我隔吗？”她也以疏远的态度面对中年妇人。

“不。”管家吐露出警示的语气。“隔壁是少爷的书房，没有他的同意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去。”

“嗯。”她点了点头。少爷？应该就是她“哥哥”吧！

“先生的卧室在走廊尽头，他的书房就在卧室隔壁，平时小姐若有需要，可以进去找故事书来看，先生前些日子特地吩咐过秘书，订购了几套童书回来。”管家机械化的口音听起来实在很刺耳。“小姐，还需要我的地方吗？”

恺梅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赵太太正在传达想离开的暗示。

“没有。”她摇了摇头，迤自走入专属的私人天地。“喝——”进门先抽了一口寒气。

父亲大人没有诳谎，十来坪的套房式寝间陈满了各式填充玩具，芭比、桃丽、泰迪熊……触目可见的布料全部缀缝着蕾丝花边。鲜灿粉红的摆设，夸大昭彰的装璜，简直像坠入包装过度的娃娃屋！

恺梅惊恐万分的倒退，退离这不该是她所属的世

界！

冷

“换成是我，也会被这种俗丽吓到。”一道轻讽低笑的氛围，包拢向她的粉红色卧房。

冬

走廊两端伏窜着对流的暗潮，阴冷的空气分子掀凉了骚动的意绪。

寒

背脊忽然退撞上一堵沉厚的墙，她飞快回身。

梅

仍然是记忆中的那双眼。

因着心里一直预期会发生这邂逅，当两人正式重会，她反倒不若想像中的惊悚无助。

冷恺群，她的“哥哥”。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浓而重、厚而沉的妖异气质，颠覆她年稚的心灵。他恍若屠龙故事中的角色，但并非那英勇杀敌的王子，而是在背地里翻云覆雨的恶龙。魔魅的眼底闪烁着冷邪的金光，嘴角一抹笑，勾着阴森和秘密。相较于她朋友的兄长们，冷恺群冷冽傲然的气质确实比他们亮眼。可是，她看见更多的东西，远远超乎他出众的外貌。

她看见了他眼底深沉以及潜藏在深沉之下的邪恶。

这样猛烈的阴冷，超乎她所能承受的范围。恺梅惊吓地喘了丝气，跌撞的退回门框内。

“恺群？”冷之谦踏上最高一级楼梯，暂时中和了廊道间的妖异气息。

卓巧丽立在丈夫身后。

“冷少爷。”客气的称唤和僵硬的笑容，凸显出不自然的气氛。

“你怎么叫他少爷？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。”冷之谦笑得稍微大声了一些。

❖ 心心相拥

冷 冷恺群淡淡的点了个头，黠谑地瞥了她一眼。

冬 远在她能反应过来之前，他脸上带着一迳的淡然，侧过父亲身边，朝楼下走去。

寒 父子俩错身而过的刹那，她倏然发觉，冷恺群的身量几乎追上爸爸魁伟的高度了。

梅 “你要上哪儿去？快吃饭了。”冷之谦错愕的望着儿子的背影。

“你们自己用吧！不必等我。”他头也不回，声音同样冷淡无波。

“可是……”这是我们全家共同聚餐的第一天哪！冷之谦的喉头蠕动几下，终究还是把敏感的话语保留在肚子里。

心虚是一种要命的情绪。

元配天生体质不佳，怀孕生子之后更是一日糟过一日，勉强撑了十来年，病床畔足堪告慰的也只有这早熟、优秀的儿子。她性格狂烈如火焰，想必薰陶了儿子不少关于他负心薄幸的思想。

从小恺群就与母亲较为亲近，而他将近十年的不忠，累只下成顷的心虚，早已无法直视着儿子眼中的嘲谑。

他今日的成就，妻子娘家的雄厚财力是不可或缺的功臣。若果缺少了正牌冷夫人的支援，决计造就不出如今的“纵横科技集团”。

“好个儿子啊！”身后似乎听见卓巧丽的冷笑。

在新任妻子与女儿面前，他必须显父亲的权威。

“恺络，前几天车行送来一辆机车，说是你买的。

你离成年还早着呢，连驾照没资格报考，就敢骑着机冷
车在路上飙，也不晓得钟律师是怎么管理你的基金的，
真不像话！明天我就叫人把车子退回去。”冬

如果冷之谦冀望从儿子身上获得某种反应，那么，寒
他成功了。

冷恺群顿下脚步，回眸。瞳中乍放的金光充满侵略梅
性，与脸上恬淡的笑容全然成反比。

“放心，那是我的钱，不是你的钱。钟先生是我的
律师，不是你的律师。”他慢条斯理的扫视两位女性成
员。“她们是你的家人，不是我的家人。”

“你——”冷这谦的头脸暴冲成血红色。

肇事者却仿佛没事人般，悠哉萧洒地走下楼去。

“我看，他非但没把我们母女放在眼里，连你这个
父亲大人也不当一回事。”卓巧丽咋嘴咋舌的叨絮着，
唯恐天下不乱似的。

“你少说两句！”冷之谦老羞成怒。

“喂！你凶我做什么？这种儿子也是你自己教养出
来的，又不是我的责任。”她扭头拉起女儿的手臂。

“还是咱们梅梅最乖。走，梅梅，妈咪帮你把行李打开
来。”

回到那间鲜粉红色的卧房？恺梅霎时回过神，鸡皮
疙瘩爬满细嫩的肌肤。

“我不要！”她反抗性的抽回手臂。

“什么？！”卓巧丽没有预期到女儿会抗拒。

“我讨厌那个房间，我不要搬进去。”她咬着下
唇。

冷 冷之谦似笑非笑的神色登时让卓巧丽拉不下脸。

冬 “要死了你！”又气又急的巴掌立刻轰上恺梅脸颊。
寒 “寄人篱下，还容得了你挑剔吗？你刚才没看到人
梅 爱冷少爷的气派？再吵，咱们母女俩都得睡大街上。”

恺梅顿时愣住。她又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打她？

“你怎么搞的？无端端的把闷气出在女儿身上。”
冷之谦连忙介入两个女人之间。

女儿要哭不哭、斜眼睨的神情，竟然和恺群有几分相似。

“你看看她那副死样子，哪像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？跟你儿子同一副德行！”卓巧丽腹内的那把无名火烧得更狂更猛。

“他们俩是兄妹，神情相像也是难免的。”冷之谦担负起打圆场的任务。

卓巧丽的唇蠕动一下，忍住没有出声。恺梅听了却觉得刺耳，她不愿意让那个男生成为她的哥哥。

“梅梅，爸爸叫佣人帮你换房间好不好？”冷之谦蹲低身子，轻抚她颊上的红痕。

好痛，好乱，好陌生，好讨厌……好好的一个早晨突然变得乱糟糟……越想越委屈，猛然推开父亲，钻进粉红色的大房间。

“不要！”砰！房门重重的甩上。

“好啊，小小年纪就敢耍脾气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”卓巧丽气不过。

“好了，巧丽，没事了，让她去吧！”冷之谦连忙